

五月的张庄

五月,是孕育希望的季节。

刚刚,商水县张庄乡荣获了全市“百日行动”综合整治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,有记者朋友慕名来访,我说,走,我带你去张庄的土地上走一走吧。

晨光初启,麦浪连天。茁壮的麦秆齐刷刷地举起饱满的麦穗在风中群舞。徜徉在田间,小麦、野花、树木的清香掺和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,含着淡淡的甜,肆意而又内敛。笔直宽阔的水泥路面和绿化带是不断延伸的直线,将麦田纵横切割成无数整齐的地块。

汽车欢快地行驶,一路上景色悦目:成行的绿化树穿上了白纱裙,系上了红腰带,沟底、沟坡平整、干净,没有一处杂草。

“这是亮点村吗?”记者问。

“我们27个村都一样。”

回想数月来,每天晨曦微露,支部书记就带着村组干部拿起扫把扛上铁锹,清理村内街道、坑塘垃圾。小麦拔节、绿化树扎根的声响,鸟鸣,人声与大型机械的轰鸣声合奏出一首首盛大的乡村交响乐。

100天的努力,100天的坚持。期间,张庄乡文明乡风多次在县督查中名列前茅;杨湖行政村规范开展“星级文明户”、“好婆婆、好媳妇”评选,成为全县样板;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发力、美化绿化工作扎实推进。

循着水泥路面和墙体彩绘,汽车来到了绿树掩映中的徐庄新村室。已是上午10点,阳光倾洒在院子中央旗杆顶部的国旗上,折射出红艳艳金灿灿的光芒。修剪整齐的花草沿花坛走向曲径通幽。几位村干部从明亮的村室里迎出来寒暄。有群众从屋内追出来问:“今天还能不能办了?”立即有人应着“马上就给你去乡里办理”,一边转身回屋。

2017年,张庄全乡7个贫困村全部新建了村室、文化广场,新修了村内道路。便民服务、群众娱乐健身都更加方便,群众的心气顺了、干劲足了、脱贫致富的步伐也就更快了。

在杨湖新村室外,一名群众正在

墙体橱窗前驻足。

“俺给俺儿媳妇‘代言’。”她冲下车的我们爽朗地笑了起来,笑声一粒粒都是脆圆的珠子,也不管与我们熟识不熟识,只管介绍,又像是自言自语,“俺儿媳妇确实孝顺、懂事。”她用手指着橱窗上的照片:“这不,都上榜啦!”笑意里满是骄傲。

“那你是好婆婆?”我问得有些突兀。

她有些不好意思起来,不过倒是开朗干脆:“俺争取下次评上!”

听的人都笑了起来,阳光洒落一地的金黄。

汽车拐上了河堤,眼前豁然开朗,一条清澈蜿蜒的河流映入眼帘,星星点点的野花铺满河岸,这便是汾河。新枯河、老枯河穿越大半个张庄,裹挟着沿岸村庄的温热在张坡村汇入汾河。水的灵性孕育了张庄人勤劳善思的个性,张坡村人因地制宜规模养鸭,张坡鸭蛋颇负盛名,同李寨大白菜、小庄狗肉一样声名远播。南陵坡有一处地方叫“五岔路口”,远离村庄,不同方向的村民步行上田下田在这里交会,曾是匪患出没的地方,也曾是禁烧重灾区。如今,宽阔的5条水泥路取代了泥水路,两侧绿树成荫,周围是3万亩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广袤的麦海。现代化的无人机麦田喷防、机收机种、秸秆还田,让农民少了许多种地的忙碌,收获季节,常有几十台打捆机成群结队在田间奔忙,蔚为壮观。

在这绿波碧海之中徜徉,北面不远处,南陵千亩油牡丹种植基地里枝繁叶茂;东面,訾庄千亩绿化苗木基地里奇花异木争奇斗艳。特色烟叶种植园犹如绸缎上的绿翡翠,遍镶周围村庄。微风款款,阳光暖暖,树绿,水清,花香,鸟鸣,这一切,把田野织成了锦绣,把村庄绘成了丹青。五月的张庄也因此充满了别样的风情、别样的魅力。

“回吧。”记者笑说。

我笑而不语,我知道,他已经收获满满。

(张丽娟 商水县张庄乡政府)

拾麦的快乐

儿子回老家不到一天就打来了电话,二柱没接,媳妇要接,二柱劝止了。

第二天儿子又打来了电话,二柱依然没接。

第三天,儿子又打来了电话。二柱依然没接。二柱媳妇却忍不住,她怀着忐忑不安的一颗心接了。儿子几乎带着哭腔说,妈,俺爸他骗我。

他咋骗你了?二柱媳妇问。儿子发着牢骚说,他说,他小的时候扛着小篮去拾麦,天是多么蓝!地是多么宽!河水是多么清!云是多么白!人是多么欢喜!二柱媳妇问,不是吗?

是,是。儿子生气地说,天是那么蓝,可热得我大汗淋漓;地是那么宽,可地上有许多麦茬茬,我的脚被戳出好多好多血道道;阳光是那么灿烂,可晒得我脸儿黑黑的。我实在受不了啦,我要回家。二柱媳妇心软了,她刚要答应,二柱向她摆摆手,她无奈地说,儿子,我和你爸今天有事,顾不得去接你,等明天再说吧。说完,她挂了电话。

夫妻二人心里颇不是滋味。

第四天,儿子又打来了电话,这次是二柱接的。他没好气地说,儿子,当初闹着要回老家拾麦的是你,现在闹着回来的也是你,你不能言而无信啊!儿子听了半天没有说话。二柱还要说时,儿子将电话挂了。

此后的几天,儿子再也没有来过电话。

麦假结束后,儿子回来了,他带回满满一袋子麦子,有五十多斤。儿子虽说是有点黑,却吃胖了,没有了弱不禁风的样子。二柱问,儿子,咋样啊?儿子笑说,不咋样。你老是跟我讲,小时候到大田里拾麦,你是如何如何幸福,如何如何快乐,我咋体会不到呢?我体会的咋都是辛酸和劳累呢?二柱听了哈哈大笑,他安慰儿子说,不慌,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,等你有了儿子的时候,回忆起来你才能体会到我的快乐,体会到拾麦的快乐。

(宁高明 鹿邑县第二高级中学)

记忆中的麦收

走在田间的小路上,看到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田,感觉就像一块硕大的铺在天地间的金宝石。仔细瞅瞅,麦秆是那样粗壮而浓密,麦穗是那么肥大而整齐。而我记忆中的麦田并不是这样的。

我的家乡在豫东农村,在那里我生活了二十几年,那时的小麦种得稀,麦秆似乎也更细、更高些,麦穗却非常瘦小。那时收割几镰还割不满一把麦秆。小麦一亩地的收成大约在百十斤左右,一个壮劳力半天能收割几分地,即使全生产队所有劳力包括孩子们都上阵,小麦也要半个月才能割完,还要垒垛、摊晒,然后用牲口拉着石磙去碾,然后把麦粒一遍一遍地扬,再把麦秆垒垛,作为冬天生产队牲口的饲料,这样又需要十多天时间,最后该交公粮的交公粮,剩下的除留够第二年的麦种外,根据工分分到各户。我家人口多,劳力少,所以我家分的麦就特别少,一年到头除了春节能吃上几顿白馍外,都是吃玉米面、红薯面。

20世纪80年代,生产队的土地实

行了承包,我家分了12亩地。由于种田管理实行科学化,家里一年就能打上万斤小麦,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可是那时收麦子还是比较困难,一家老少齐上阵,不分白天黑夜地干。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,那种与天斗、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心态,真是可赞可叹!就这样把小麦割了,运到场里再晒再碾再扬再归仓。

几年过后,农民收麦已不再用镰刀割、用石磙碾了,全用收割机去收,用小四轮去碾,这样大约需要一个星期时间。再后来,农民收割用的都是大型联合收割机,割、打、运于一体,十几亩小麦不到两个小时就收完了,而现在的小麦亩产也都在千斤以上。

现在的“三夏”已完全不是过去的“三夏”大忙了,但我仍然记着一家人“三夏”劳作的情景。记忆历久弥新,促使我去爱那片祖辈们辛勤劳作并赖以生存的土地,也时时刻刻感悟着社会发展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上的幸福。

(牛腾明 淮阳县财政局)

